本土語言教育不能不有統一音標

——評毛連溫有關「推薦音標」的談話

洪惟仁

報載教育部教研會執行秘書毛連塭否認推薦母語教育音標。毛連塭說：「在還沒經過大家討論前，教育部不可能先行建議任何版本；且到目前為止，教育也尚未就河洛語音標做過任何委託學術研究。」

聽了這些談話可真教人納悶，教育部的推薦音標系統早在民國八十四年三月教育部編印的《國民中小學台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專案研究報告》中提出，「教材大綱」分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三組，每一組都提出了「推薦音標系統」。每一種音標系統都標明是「教育部推薦方案」，怎麼說教育部沒有「建議任何版本」呢？

《研究報告》下編〈研究的過程〉明言：「教育部為因應全國社會各界之需求，乃委請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研訂台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以為編訂教材之參考。」又說人指會「接受委託，成立研究專案小組……研究計畫由台灣師範大學（教授）兼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執行秘書李鍾擔任主持人（總召集人）……聘請委員十四位，分閩南語、客語、及原住民語三組進行研究。」白紙黑字，寫得非常清楚，毛連塭先生以「教育部教研會執行秘書」的身份，能夠不知道嗎？怎麼說教育部尚未就「河洛語音標」做過任何委託學術研究呢？

同編第五節〈關於推薦音標系統的討論〉詳述推薦音標的過程，是經過十四次會議，蒐集了七類不同形式音標，分析其優缺點，決定採用「羅馬音標是最適於現階段鄉土語言教學的音標系統。」但是台灣目前雜陳著許多不同套式的羅馬音標，到底採用那一種好呢？研究小組基於電腦文書處理、接近通行的羅馬字，易學易認，尊重歷史等考慮，決議「推薦台灣語文學會修訂之『台灣語言音標方案第一式』，並略作修改，以供各界參考。」

台灣語文學會是一個集合全國語言學家的學會，一九九一年七月成立，八月即組成「台灣語言音標研究小組」，以學術委員會主任台大黃宣範教授為召集人，訂定四原則：系統性、現實性、普遍性、方便性及十項評判標準，選定教會羅馬字為台語音標基礎方案，並經全票通過就其不合以上四原則的部分略作修改，經過三個多月的密集研討，並開了一場「台灣語言音標方案說明會」徵詢各界意見，決定修改方案，定名為「台灣語言音標方案」，簡稱「台語音標」(TLPA)。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經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參見董忠司〈台灣語言音標方案的擬議與完成〉載台灣語文學會編纂委員會編印《TLPA 台灣語言音標方案手

冊》）。

上面提到的教育部「研究專案小組」十四位委員，以同樣的方式再進行評估、討論，決議「推薦台灣語文學會修訂之『台灣語言音標方案第一式』，並略作修改。」一九九四年台灣語文學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根據教育部的修改方案，通過修訂 TLPA。TLPA 遂成為台灣語文學會和教育部共同的推薦方案，因而具有學術性和政治性權威。

TLPA 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經過語言學者討論過的台語音標方案，參加的委員，無論是台灣語文學會學術委員會「台灣語言音標研究小組」的成員或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台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研究專案小組的委員都是台灣語言學界最活躍的語言學者，並且差不多全部是語言學博士，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寬容的民主方式」(見董文)，花了許多心血，許多人民的稅金才制訂的音標。可是教育部教研會執行秘書毛連塭居然說：「還沒經過大家討論」試問誰才是「大家」？全國人民？怎麼樣的討論才算是「討論」？

由上面的論證可知，毛連塭先生的發言完全不合事實。教育部不但委託了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台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研究專案小組「研究」、「推薦」了台灣各種語言的「音標方案」，並且這些方案也絕對不是「還沒經過大家討論」。這些都是有文獻可徵，有事實可考的，毛先生的發言對台灣語文學會的學者和教育部台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研究專案小組的委員都是一種令人遺憾的侮辱。

為什麼毛先生會說出這樣違背良心，違背事實的發言呢？請容許我們作這樣的推論：

一、敷衍塞責的心態

依據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二年《母語教育與鄉土教材專案報告》，民國八十五年所要開始實施的母語教育與鄉土教育合計共只「鄉土教學活動時間」一節、「團體活動」時間一節。這麼短的教育時間，並且除了母語課之外，還有歷史、地理、自然、藝術，明顯的所謂「母語教育」只是聊備一格中的聊備一格。也就是說，教育部其實沒有誠意實施母語教育。因為如果要有誠意，保存本土文化最基本的「母語教育」不但要有相當的教育教學時間，並且要有相當的規劃與語言學者的參與。沒有語言學者的規劃與參與的語言教學不會有好的成果。直到目前為止，熱心實施母語教學的大部分是民進黨主政的縣市，台大江文瀚教授在《台灣母語教育現狀之探討》（一九九四世界華語文教學研究會論文）中總結各縣市推行母語教學的困難說：

「……民進黨主政的縣市所領導的母語教育，由於整個大環境的中央政策並非積極支持，以致於當前的母語教育在民進黨主政的縣市亦無法進一步突破，面

臨了師資來源匱乏，教材編纂不易，經費不足等種種困難，造成母語教育已經形成了形式上的抗爭，實際成效可能不彰。而國民黨主政的縣市近年來隨著本土化的潮流及呼聲，對母語教育的政策似乎亦較以往鬆動，但在意識型態上仍抱持「國語為主、母語為輔」的心態，迥異於民進黨「國語、母語並重」的態度，支持母語教學的熱度不高，故無法突破目前的母語教學困境，使得母語教學的前景非常不樂觀。」

換言之，國民黨母語教學其實只是迫於輿論抗爭，出於不得已的讓步，敷衍的心態昭然可見。民進黨雖然實施母語教學，其實具有濃厚的抗爭性、實驗性、民間性，沒有學術性和政策性支持的母語教學是不可能有成效的。

對於母語教學敷衍塞責，讓母語教學維持其「民間性」，似乎是執政當局應付輿論的策略。這一點不但從其極少的教育時間可見端倪，並且從毛先生否認「推薦音標方案」可以察知。因為統一音標的制定對台灣語言文化的進步將提供相當大的助益，如果要繼續讓台語文化衰頹下去，當然不必制訂什麼音標了。

二、任倉頡滿街走的心態

世界上有些國家可以容許兩種以上不同形式的文字並存，但是世界上沒有一個進步的國家可以容許兩種以上同樣形式的正書法。因為混亂的書寫系統，對於教育的實施、文化的進步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我們認為書寫系統的統一比書寫系統的理想化更重要。

自來台灣民間台語文研究者所創的書寫系統極多，光是羅馬字的拼音方案至少在一百種以上。所有文字草創時期倉頡滿街走都是正常現象，可是文字是溝通符號，不是藝術作品，天下歸一統是勢之所趨，否則無法發揮溝通功能，滿街走的倉頡，最後也需要李斯來統一。可是李斯沒有秦始皇也無法實現其統一書寫系統的理想。台灣實際上出現了李斯，可是沒有秦始皇，甚至碰到了一些想要害死李斯的人。

台灣語文學會的學者其實並不堅持 TLPA，任何一個有修養的語言學家都不會堅持一定「非我所創的音標」不可，但是堅持一個統一的音標，並且堅持如果音標方案容許討論的話需要「學術的態度、民主的討論」，民主的知識分子不習慣於非學術態度的獨裁作風。

台灣語文學會的學者所以決議對教會羅馬字作必要的修改，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教羅無法以電腦處理，嚴重影響台語資訊化。鄭良偉教授曾修改電腦的 ASCII 碼，解決了這個問題，可是這樣的修改問題嚴重，並且除非使用鄭的系統，無法輸入輸出，即使用了鄭的系統也只能印出 24 點的品質。一般使用者以及一般電腦打字行無法處理教羅的符號系統。鄭曾批評台灣語文學會的學者「非改不爽」，這是誤會。教羅不略作修改，對台語教育的實施，台語資訊化都是很大的

阻礙。

我曾在《論閩南語教材的書寫問題》（一九九四教育部委託清華大學舉辦「台灣閩南語母語研討會」論文）一文中說：

「教會羅馬字是社會上最通行的台語音標，不但閩南語使用，即使客家話的教會羅馬字也是一樣的符號系統，如果我們照樣採用，那沒有問題。可是教會羅馬字有一些缺點，許多人要修改，有的大修有的小修，造成天下大亂。台灣語文學會稍加改革，教育部再加以修改，雖然改動不多，畢竟也是修改，難免引起保守派阻撓，或憂心天下大亂的人反對。教育部如果承認這種改革是好的、必要的，就應該宣佈為「標準方案」，否則這個「參考方案」徒然變成了以打擊教羅的權威為目的的新方案而已，所謂改革反而變成混淆視聽了。因為教羅具有傳統的權威，教育部的參考方案具有政治的權威，兩種權威不能相輔相成，反而自相殘殺，這是台灣人的不幸。」

事實的確如此。可是不幸的是教育部不但不宣佈為「標準方案」，竟連「推薦方案」也退縮了，甚至毛連塭先生連教育部曾經委託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成立研究專案小組研訂台灣鄉土語言輔助教材大綱，推薦各族母語音標的事都否認了。而更加不幸的是，教育部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保守派的阻擾」。

三、保守派的阻擾

教會羅馬字顧名思議是教會所使用的拼音文字。除了刻意學會的台語研究者或學習者，一般教外人士對這套文字相當陌生。可是對老一輩的基督教長老會教徒而言，這是教會的正式文字，聖經及大量的傳教文字，包括教會公報都是這種文字書寫的。他們認為漢字是文言文的文字，白話（口語）只能用羅馬字書寫，所以教會羅馬字叫做「白話字」。

有些基督教世家對白話字的感情遠較漢字為深，因為他們是先學會教會的白話字，然後才學習社會或學校的漢字的。因此任何對白話字的禁止、破壞，都會引起教會的反抗。過去國民黨不能體會長老會的感情，曾經禁止羅馬字聖經的通行，強迫其改用漢字中文聖經，因而引起長老會強烈的不滿。今天反對陣營中長老會佔很大的比例，國民黨禁止白話字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導因。

修改白話字雖然沒有像禁止白話字那樣令他們深惡痛絕，可是有些保守的老派對修改白話字持反對立場，如果修改者不是教會本身，更加不能認同。這樣的保守派在長老會中雖然只是少數，可是核心有影響力的人當中有許多保守派，其中最保守、最反對修改教羅的人應屬鄭良偉教授。理由是鄭良偉教授是長老會的語言學導師，對教會台語文字問題具有領導作用，並且鄭教授在台灣語文學會成立以前已經採用教會羅馬字寫了許多書，他的電腦系統就是為了推行教會羅馬字而設計的。對於一個為教羅投注這麼多心血的學者，修改教羅所遭受的損失是可

以想見的，因此鄭教授激烈反對修改教羅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鄭教授也是台灣語文學會的會員，但其入會並非為與學會理想一致而來，寧可說是為反對而入會的。鄭在學會整個改革的過程中是唯一始終持反對意見的學者。鄭的意見無法得到眾人的認同，乃一方面在學會中對學者個別施加影響力，在學會外破壞學會的學術權威性，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是利用和教育部高級官員的私交關係破壞教育部對台灣語文學會的信任。

原來一九九四年間，在會長曹逢甫和秘書長董忠司的努力下，台灣語文學會受教育部委託，舉辦了母語研究獎金，閩南語、客語研討會，閩南語、客語教師研習會等多項活動，並答應委託編纂中小學母語教材。鄭知道台灣語文學會將推行的不會是教會羅馬字，而是 TLPA ，於是三番兩次找上教育部長郭為藩、及教研會秘書長毛連塭等，說了許多台灣語文學會的學者「外行、亂搞」等中傷的話。教育部對母語教育的推行本來就有一點被動，現在看台語運動界內部這樣爭吵，簡直不知何適何從，於是乾脆什麼都不管了，什麼活動也不辦了。

去年教育部母語研究獎金的頒獎典禮上，一位教育部主管官員還拍著胸脯說：「我保證母語研究獎金一定年年辦，而且越辦越大。」言猶在耳，可是今年什麼獎金也沒有了。據教育部內部傳出的消息，是因為有人去教育部吵，教育部煩了。

這使我想起一九九〇年宜蘭縣主辦「本土語言學術研討會」，目的是要制定各縣市統一的音標。後來因為有人寫黑函到縣政府去吵鬧，主持本土語言的黃春明先生煩了，於是不再徵求學者意見，統一音標的事也不了了之了。

現在的情形是各縣市本土語言教育的受托人自己決定選用或創用音標，沒有一定標準。台語音標比台語方言還多，小小台灣變成了五胡十六國。把沒有標準化的音標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已經不妥，教育部又撒手不管，我真正對台語文化的前途感到灰心。

從事台語運動十幾年來，我幾乎參加過所有的「協調會議」，我的感想是台灣人的自我意識太強、民主修養太差，甚至連留學民主發祥地的歐美，得到博士回來的人也有一些人無法秉著「嚴謹的學術態度，寬容的民主方式」服從多數人的決定，為了私利私見，秉著「唯我獨尊、捨我其誰」的押霸作風，搞走後門、扯後腿、發冷箭的卑劣行徑，實在令人寒心。

搞了十幾年的台語運動，現在的心境是很想退隱江湖，回到從前在石碇養山雞的日子。

1995,9/5